

气清则文畅

说古论今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温潘亚日前谈到文化传承发展与文学批评话语建构时表示，我们要以科学化、民族化、现代化且具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就是中国话语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其中需要抓住的关键是立足中国、继承传统，提出新观点，创出新形式。

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需要继承传统，是因为理论都具有一个认识逐渐深入和完善的过程。例如，现在我们评论一个作品的艺术风格时，常常会联系作者的个性气质来加以论证，如果向前追溯一下会发现，这种文学批评思想最早明确提出是曹丕的“文气说”。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都以具体作家为例来说明“气”对“文”的影响，阐述“文”与“气”的关系。显而易见，曹丕“成一家之言”的“文气说”，也是吸收和继承了前人关于“气”的丰富理论思想形成的。

这里重点说说上述《与吴质书》提到的吴质。他是魏晋时期济阴（今菏泽定陶）人，鄆下文人集团成员之一，以文学闻名于世，与曹丕、曹植皆有交往。吴质与曹丕的私谊更为密切，多有书信往来，其中有很多内容是探讨文学的。应该说，曹丕“文气说”的形成与提出，从二人的相互切磋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另外，二人书信中体现的文学理论和思想，与时代潮流同步，且又独有创见，至今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为曹丕谋世子位多出奇计

《三国志》中记载，吴质“以文才为文帝所善”。这里的文帝即魏文帝曹丕。

二人的私谊甚为笃厚。吴质在给曹丕的信中描述随侍的场景：“昔侍左右，侧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

还曾这样回忆：“前蒙延纳，侍宴终日，耀灵匿景，继以华灯。虽虞卿适赵，平原入秦，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

这些说法也从曹丕那里得到证实。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记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从二人来往的这些信件中可知，他们的关系确实相当亲密。

这种亲密关系有文学志趣相投的原因，也有政治因素的作用。在曹丕与曹植的世子之争中，吴质是坚定站在曹丕一边的。应该说，吴质对曹丕能够在世子之争中胜出并最终顺利即位，是有特殊贡献的，所以他能一直为曹丕所信重，与闻大计。

按史料记载，曹操起初喜欢曹植更多一些。为帮助曹丕改善在曹操心目中的印象，吴质一心一意出谋划策，让他逐渐赢得曹操的赏识。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两个故事：

其一，被称作“泣送魏王（指曹操，时为魏王）”。当某次曹操带兵出征时，前来送行的曹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现场的人都佩服其文采出众，就连曹操“亦悦焉”。见此情景，同来送行的曹丕不禁“怅然自失”。

此时，在场的吴质反应迅速，马上附耳过去，悄悄给曹丕出主意：“王当行，流涕可也。”

用吴质之计，曹丕“泣而拜”，一举扭转不利局面。将行的曹操与左右众人，都认为曹丕更加孝顺诚心，而曹植却有些华而不实了。

其二，被称作“魏储南馆”。所谓南馆，指曹丕住处。吴质偷偷藏在竹筐里，进入曹丕府内密商政事。此举很快被曹植集团的杨修察觉，并举报给曹操。曹丕惶惶不安。吴质再出一计，命用竹筐暂装铜匹，以供查检。此计又收一举多得的奇效。曹操闻报竹筐内实未藏人，乃疑杨修此前为诬告，亦再不信任他。曹丕却由此化险为夷，安然无恙。

谥号由“丑侯”改为“威侯”

对于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的吴质，曹丕当然铭记在心，并时时处处给予特殊的荣宠。

《（吴）质别传》中记载：“帝（指曹丕）尝召质及曹休开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曹

丕在举办宴会时，特意命郭皇后出面，且允许吴质等可以抬头细看皇后，足以显示对吴质等人至为亲近的态度和感情。

此举的不同寻常之处，我们通过对比另一件类似的事就能看得更清楚。曹丕曾宴请多位文学名士，命夫人甄氏出拜，此时“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桢即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见了甄夫人，其他人都低头面朝下，唯有刘桢昂首平视。结果呢？曹操听说之后大怒，认为刘桢“平视”乃大不敬，直接将他打为刑徒。

由此可知，吴质等被允许“仰谛视之”，是何等的亲近与殊遇。

还有另一件事，也能显示吴质受到的特别恩宠。魏文帝黄初五年，吴质朝京师。皇帝“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一起欢聚宴饮。然而，酒酣之际，吴质竟然召来伶人，意图戏弄上将军曹真、中领军朱铄。曹真何许人也？乃是曹氏宗亲，又贵为上将军，位高权重。曹真眼见吴质轻薄无行，陡然变脸，拔刀骂坐。吴质毫不示弱，按剑对骂：“曹子丹（即曹真），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否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也？”

有学者分析认为，吴质羞辱曹真未必必有其事。但从产生这种传闻一事上，我们能推测出其平日必极为骄横，而他骄横的资本，正在于恃宠罢了。

吴质去世以后，因被认为生前“怙威肆行”，获谥“丑侯”。这个谥号显然不那么美好。吴质的儿子吴应，一直上书请求为父改谥，未能如愿。直至正元年间，司马师主政时，才将其谥号改为“威侯”。

司马师为其改谥之事，又显示了吴质与司马家的特殊关系。吴质曾在皇帝面前举荐过司马懿，后来司马师又曾娶吴质之女为妻。

“文气说”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

吴质与曹丕、曹植交好，是以文学作为感情纽带的。

曹丕称帝前后，与吴质之间交流的话题很广泛，既谈功业和政事，也聊文学和文人，互相砥砺，互相启发。

在曹丕去世以后，吴质专门写了一首《思慕诗》：

怆怆怀隐忧，隐忧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自谓永终身，志气甫当舒。何意中见

弃，弃我就黄垆。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

这首诗从文采上看并无特别之处，在抒情上还是可圈可点的。读这首诗，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曹丕去世怀念、伤感、失落、恐惧等多种情绪交织的复杂内心世界。

可惜的是，吴质虽有文才，著述颇丰，但原有文集五卷逐渐散佚，目前所存不多，只有诗一首，文赋七篇。《思慕诗》即其传世的唯一一篇诗歌。

来往的书信方面，有吴质写给曹丕的《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太子笺》和写给曹植的《答东阿王书》等；也有曹丕写给吴质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与吴质书》，曹植写给吴质的《与吴季重书》等。

他们这些书信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也有文学理论方面的独到建树。

比如，他们着眼于从个性和气质方面评价作家和作品，认为正是因为作家个性与气质不同，形成了不一样的作品风格。在《答魏太子笺》中，吴质有这样一段评论：“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他如此评价陈琳、徐幹、刘桢、应玚，是很准确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如果说，吴质的评论主要还是从“事功”的角度展开的，那么曹丕的着眼点则更多放在文学性上，而且特别强调审美特征。如在《与吴质书》中，曹丕评价徐幹“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认为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赞赏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品鉴刘桢“有逸气，但未道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感叹王粲“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曹丕所持的标准，与他在《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文气说”，即“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完全一致。这些理论和观点，或有新创之功，或为独到之见，在文学批评史也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他们的创作与批评，不负“文学的自觉时代”的风气，为后世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文学与理论样本。



佐罗的精神遗产

□ 逢春阶

小逢观察



饰演佐罗的法国演员阿兰·德龙以88岁高龄辞世了。佐罗以其英俊潇洒、剑术高超、惩恶扬善的形象，成为我四十多年心目中的审美标尺。

我曾因为看《佐罗》而糟蹋了一条裤子。时间应该是1980年秋，我所在的安丘景芝第一联中旁边建起了露天电影院。有个周末，晚饭后，我和傅汝平同学逃票，从铁栅栏爬进电影院，铁栅栏上是尖锐的铁签，母亲刚给我做了一条学生蓝裤子，我翻越铁栅栏时，铁签划着裤裆一路到底，裤腿全部开绽，所幸铁签没有划到皮肉，很狼狈地弯着腰捂着开裂的裤子躲到一边（担心查票的人看到）。电影已经开演，演的就是《佐罗》。佐罗勇敢无畏、正义凛然的精神品质，一下子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电影看完，走出影院时，尽管弯腰提着裤子，我觉得脚下有了力量，那是佐罗赋予的。我当时不知道阿兰·德龙饰演了佐罗，倒是记住了那飘逸隽永的嗓音，但不知道是童自荣所配。配音演员童自荣赋予了佐罗这一角色独特的中国气息，将佐罗的英勇与潇洒演绎得淋漓尽致，使佐罗的声音成为中国观众心中的“声音偶像”。

当年，我只记住了这是法国电影，演员是法国人。《佐罗》悄悄地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认同影评家的说法，佐罗的形象激励着

中国观众在现实生活中坚守道义、对抗不公。他演绎的故事让人们相信，只要心中有正义和勇气，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佐罗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符号，代表着法国电影的辉煌。他的形象在中国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一种文化记忆。他不仅满足了国人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还拉近了东西方人们心灵的距离。

因为《佐罗》，我喜欢上了法国电影，我又看了阿兰·德龙主演的《黑郁金香》《蚀》等。法国电影的诗意现实主义强烈吸引着我，比如《精疲力尽》《放牛班的春天》《天使爱美丽》等。法国电影常常带有浪漫的风格，无论是爱情片还是其他类型片，都能感受到法国人的浪漫情怀。同时，法国电影也不乏幽默的元素，通过幽默的情节和对话为影片增添轻松愉快的氛围。

除了法国电影，我还喜欢上了法国文学。看看我书橱里的书，买得最多的竟然是法国小说。我把得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全集都买了来，还有福楼拜、莫泊桑、左拉、司汤达、卢梭、波德莱尔、萨特、普鲁斯特等的代表作。我特别喜欢梅里美的奇崛叙事，喜欢他的《卡门》《高龙巴》《嘉尔曼》，还有埃梅的《变貌记》。《变貌记》构思上超自然的怪异、描写上求实的真切、思想上的哲理寓意，使得小说堪与奥维德的《变形

记》相媲美。当然我还喜欢小说家，写出《弗兰德公路》《农事诗》的克劳德·西奈，他是198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后来学写小说，尽管写得不好，但我受到了法国文学的影响。

因为一个人，我喜欢上了整个国家；因为阿兰·德龙，我喜欢上了法国的文学艺术。十几年来去法国，时间很短，但记忆深刻。在卢浮宫，我见到了雕塑家罗丹的雕塑，看到了画家莫奈、米勒、雷诺阿的真迹（此前，我看过他们的画集）。在巴黎圣母院，我想到雨果几部不朽的作品。印象深刻的是在巴黎的一家公园，我看到好多人在树荫下捧着大部头的书在看。在巴黎古旧书店里，为了做纪念，我买了三本法文版的《梵高画集》。

一个演员能塑造一个形象，就能影响许多人，阿兰·德龙便是。一个鲜明的艺术形象，能让从鸡毛蒜皮的庸常生活中跳出来，从无语、无聊、无趣、无奈，甚至是无望中寻找出“生趣”来，一下了透口气，调节调节绷紧的神经，给精神放个假。这就是艺术形象的价值，也是艺术家留给世界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看电影时划破的那条裤子早已不见了踪影，佐罗却烙刻进我的记忆，这个形象连同他的独特嗓音如春雨一般，慢慢渗透到心田，滋润成我精神底色的一部分。

文化视点

年轻人 为何爱上“新中式”美学

据人民日报，巴黎奥运会上，18岁的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邓雅文夺金后，头戴发簪，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年轻人身穿汉服，走在城市街头，旅游景点，成为一道风景；传统服饰元素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等专业舞台，频频引发关注。近年来，以中国传统服饰为代表的“新中式”美学风靡一时，尤其受到年轻一代的青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愈发强烈。他们积极拥抱“新中式”美学，并在线上线下的多种场景中，相互传递着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据统计，“新中式穿搭”话题在某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超百亿次。

对“新中式”美学的关注与认知，也逐渐由表及里，走向对材质、细节、历史的深入挖掘。在风格方面，既注重保留中式美学共性，也注重传统美学的当代呈现，根植于“中”，造型求“新”；在款式造型方面，设计师既注重对中国传统纹样的借鉴和改造，也注重将立领、斜襟、通袖、布纽等局部造型与国际潮流相结合、相转换，巧妙运用民族服饰的特色元素；在材料、色彩和图案方面，不仅运用宋锦、香云纱等传统丝绸品种，也化用中国特色纹样图案，让传统之美成为国风新潮。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期待沉淀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服饰，在Z世代的创新创造中，绽放新的时代光彩，向世界讲述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

续作续故事更要续品质

据光明日报，今年上半年，《飞驰人生2》《庆余年第二季》等多部影视续作成为市场爆款，暑期档又有《长相思第二季》《唐朝诡事录之西行》等续作正在热播。近年来，剧集、电影打造续作已成为创作趋势，设计师既注重对中国传统纹样的借鉴和改造，也注重将立领、斜襟、通袖、布纽等局部造型与国际潮流相结合、相转换，巧妙运用民族服饰的特色元素；在材料、色彩和图案方面，不仅运用宋锦、香云纱等传统丝绸品种，也化用中国特色纹样图案，让传统之美成为国风新潮。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期待沉淀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服饰，在Z世代的创新创造中，绽放新的时代光彩，向世界讲述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

问题表现之一是续作质量严重下滑，前作魅力难以再续。续作创作问题的表现之二是内容新意匮乏，创作活力衰退。续作承载着观众对佳作再续的期盼，市场对再创佳绩的憧憬。鉴于此，改进以上问题，推动续作承续升级，成为打破续作魔咒、打造精品力作，促进影视内容生产良性循环的关键。续作要实现对前作的正向承续，首先应保证创作理念的有效传承，助推创作经验的现实转化。

其次，续作创作者应系统开展创作回顾与前作评析，尤其可以从差异化竞争的角度，将前作与同类题材作品进行比较分析。适当运用科学的调研方法，跟踪市场动态，找出使前作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精准识别前作的优势，并与时俱进地将这些优势继续转化为续作的核心竞争力。再次，要提升续作品质，对作品的内容新意和艺术魅力迭代升级，构建续作自身的吸引力。强化预先规划和整体设计，提前明确续作在整体叙事结构中的定位，与前作在叙事功能上的差异，并以此作为内容创意的生长点。

吐鲁番沙疗“出圈” 新疆康养游为何火起来

据工人日报，今年夏天，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沙疗成为旅游热点。近年来，新疆各地依托森林草原、温泉、沙漠等资源，打造“森呼吸”、泡温泉等各具特色的康养游路线和体验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入伏后，来体验沙疗的人越来越多，游客群体偏年轻化。”吐鲁番市维吾尔医医院沙疗所负责人克然木·阿不地热木说，7月底时，仅1天时间就有近500人前来体验。

康养游的主要目的是让游客在旅行中放松，从而让身心达到自然和谐的状态。近年来，新疆不少景区开启“康养+”模式，并将蒙医、维医等资源与中医相结合，让游客享受美景的同时收获健康。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疆首家推出“森林康养驿站”的公园，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早在2017年就与乌苏市中医医院合作，建设了太极、五禽戏、森林瑜伽、丛林穿越等项目，为游客提供专业化康养服务。2020年，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中，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榜上有名。该县是以地热资源“温泉”命名的县，拥有自涌地热水泉147处，被称为“中国温泉之乡”。

《三体》之后 中国科幻有何风向

据羊城晚报，近日，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做客2024南国书香节现场，掀起一场科幻文学热浪。刘慈欣认为，过去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科幻文学在中国不再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它得到了大众和媒体的注意，从以前一个很边缘的位置走到了聚光灯下。

《三体》之后，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有何新的风向？新生代作家将如何摆脱《三体》的“阴影”书写新科幻？刘慈欣指出，真正好的、成功的科幻小说，和作者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科幻作家首先要培养一种“科幻”的思维方式，对更广阔的世界感兴趣，对未来的可能性感兴趣。科幻作品不能沉浸在小世界的自我表达，所表达的主题、所描绘的时空要回应更长远的东西。少儿科幻作家超快则表示，很多科幻作家都有“点子过剩”，他们一般从科技前沿的阅读中寻找新鲜点子，再融合自身的感悟创作。

从产业角度来看，科幻不仅仅只是小说与电影，还有其他表现形式，例如游戏、动漫、主题公园等。近几年来，科幻产业迎来更多的资本注入和内容创作者，比如在方兴未艾的微短剧行业便出现不少科幻题材作品，2022年规划备案通过的科幻微短剧就有149部、3100集。作家分形橙子表示，科幻可以承载很多，科幻文学可能小众，但科幻绝对不小众。“《三体》火爆后，科幻产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中国科幻的未来要有信心。”

（□记者 朱子钰 整理）